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

二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

(二)

王樹枏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

二 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一月補印

王 樹 枏 撰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上 海 印 刷 學 校 印 刷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五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少者友焉。羣書治要少作小通字。

行之則行也。朱彬曰：下行字疑是仁字。今案朱說是。下文故士執仁與義正承此言據改。

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王引之曰：故字當屬上讀。若字當屬下讀。言犯上危下之人，所以幸而免者，天下無道故也。若天下有道，則有司誅之矣。今案王義長。

貧賤吾恐其或失也。阮注或失謂或不能自守。今案或惑通字。盧注是或失與羸驕對文。

富貴吾恐其羸驕也。戴校本亦改羸為羸。阮注說同。

弟子無曰。羣書治要無作毋。

明日則或揚其言矣。

翠書治要
矣作者。

莫見於隱，莫顯於微。

戴校本於改乎不可從。虞所見
本自作於不作乎於乎通字。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

翠書治要作故士執仁與義而不聞行之未篤也。王引之曰：而明二字，文不成義。當從
曾子作而不聞，言持守仁義而名譽不聞者以行之未篤故也。行之篤則聞矣。故又曰

胡為其莫之聞也。聞與明字形相似而譌。又脫不字耳。馬總意林引曾子而約其辭曰：故

云執仁與義莫不聞也。荀子勸學篇曰：為善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可以為證。今據改正。

及親。

洪頤煊曰：及親當作失親。禮記玉藻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殺六畜不當其禮則失親愛之心。失親失禮對言之。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翠書治要句首有故字。阮本
據增。自直作乃直。今皆不從。

白沙在泥。

王念孫曰：沙卽今之紗字。非泥沙之沙也。泥讀為涅。涅謂黑色。亦非泥沙之泥也。論衡率性篇曰：白紗入緇，不練自黑。程
材篇曰：白紗入緇，不染自黑。其字皆作紗。古無紗字。故借沙為之。周官內司服注曰：素沙者，今之白縹也。今世有沙澱者

名出於此。素沙卽白紗。此言人性習於惡則惡，亦如白沙在涅中則與之皆黑也。此云白沙在泥，說苑說叢篇作白沙入泥。論衡作
白紗入緇。故知沙為紗之借字也。論語陽貨篇：涅而不緇。孔注曰：涅可以染。阜淮南報仇篇曰：以涅染緇則黑於涅。洪範正義引荀

子作白沙在涅。猶論衡之言白紗入涅也。史記屈原傳：泥而不滓。索隱泥音涅。滓音緇。卽論語之涅而不緇。故知泥
為涅之借字也。今案說苑論衡荀子所引，蓋皆本於曾子王說是也。孟子趙鼓章指，亦引蓬生麻中四句作諺曰：

行則爲人負。汪校云人疑當作之。

使之爲夫人則否。阮注云此夫字及下夫杖夫字皆老字形近之譌篆字老作尙今案老人非使之爲者文義未安闕疑可也。

夫人行無禮也。此注亦有誤。

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

此節盧注不了阮注謂此言安老之義亦不合說苑說叢篇曰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據此則三句蓋古語當另爲一義與

安老之義無涉也某氏謂據旅猶旅距後漢書馬援傳點義欲旅距李賢注旅距不從之貌亦或作據旅據距聲近說文西部醜或作醜是其證也義亦未了戴校本改旅爲依更非。

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此文有誤阮謂夫當爲老朱筠謂杖乃材之譌皆不似。

生以辱不如死以榮。列女傳楚平伯蘇曰妾聞生而辱不如死而榮。

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春秋繁露竹林篇引此無矣字也字辱下有若字呂覽士節篇曰視死如歸語出此。

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史記老子列傳云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索隱云稽康高士傳亦載此語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

則可以為達矣。羣書治要無以字阮本據刪

雖有險道循行達矣。羣書治要循作脩誤

是以惑聞惑聞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羣書治要不重惑聞二字無句末也字

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人事部引無立字為字句末有也字說苑孔子曰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視如兄弟

故曰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虞翻本無也字

庸孰能親汝乎。王念孫曰虞注庸用也孰誰也用誰之語不辭余謂庸孰皆何也言何能親汝也既言庸而又言孰者古人自有複語耳

凡三章新別凡五百七十字孔校凡五百六十四字今校定凡五百六十五字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不懷厚祿。蔡本亦作懷未譌文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注引此正作懷

謂其守也。此句各本皆作正文。戴校本亦改歸注。

其功守之義。各本以此五字爲正文。孔改歸注。汪中、阮元、劉台拱、俞樾俱同其說。王念孫曰：其上似仍脫一謂字。今從王說增。

人而不仁，不足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我等，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

處者，必賢於我。汪校云：念孫案人而不仁以下，此注全是正文。中案人而不仁二句是注。故周公曰以下，是正文。阮曰：汪說是也。然無確據。元案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公且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

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據此可知此三十七字爲正文無疑矣。呂覽之文多從管子竊去，略加改易者。呂覽此節與雖獨弗親不甚近切。虛不應引之，亦斷不能改易如此之多。又可知非虛襲呂，其非虛注明矣。今依阮本以故周公曰以下三十七字歸正文。

言修己以事人。盧本以作可。舊本作言修己以可事人。

無勿勿於賤。勿勿讀爲愒愒。說見管子。立事篇戴校本改愒忽。

仁之見逐。汪本、王本亦改長爲仁。汪喜孫曰：盧氏注云：小人在朝多逐害於仁。智者君子之人不枉言行而懷其祿也。則盧所據本正作仁之見逐無疑。

固不難。王念孫曰：雖讀爲患。雖之難不難者不患也。言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非君子之所患。若反是而爲不仁之事，出不智之言，則君子弗爲也。虛說不難二字未了。晉語曰：愛護士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言是之不患也。今案雖讀爲

難易之難。言仁見逐。智見殺。爲之不以爲難也。
汪本戴念孫初說云。固不難三字有脫誤。非是。

君子之人。戴校本人作仁。誤。

猶忠誠而諫之。戴校本諫作詳。孔從盧改。

手足卽四支。說者申慤勸耳。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
戴氏文集曰。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此十字亦注文。故不注某詩之幾章。正文語勢亦顯然。不可引詩橫隔。汪本亦據

戴校改正。盧本阮本以上十一字爲注文。下十字爲正文。亦訂定未盡。說苑說叢篇。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者之羞也。正用曾子語。而不引詩詞。可證是注文無疑。

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各本此則作則此。盧云。有士者當作有士者。戴校據方本改。士。王念孫曰。有士者猶言有國者。鹽鐵論國病篇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意與此同。又說苑說叢篇。士

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者之羞也。此正用曾子語。今本土作士者。涉上句士字而誤耳。凡是書之顯然譌誤者。孔必曲爲之說。而不肯依他書改正。此亦守殘之癖也。今案順文作有士者。正通說苑士字。亦當作士。阮注云。士見逐於君。窮死道路。此非士罪。乃有士者之罪。此勸士之勿以直言直行爲悔也。王譏之非。是今不從。汪校本兩存其說。

是故君子以仁爲尊。
汪校云。是故二字衍。

舜唯仁得之也。

各本唯仁作唯以馬本作唯以仁得之也汪校曰以下當有仁字以上文校得之王念孫說同今從馬本馬宗樞曰以用也用仁得之也古人辭質此句承上文以仁爲釋則以不須改王念孫曰此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唯戴校本

作惟以改

仁與孔同

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

阮本叔齊下有仁者也三字云太平御覽四百十九引伯夷叔齊下有仁者也三字此宋本之最確可據者且與上匹夫也三字同例孫志祖云困學紀聞引曾子溝澮作濟澮了杰曰宋諱

亦避漢字或厚齋有意改之者今案

仁者也三字各本皆脫據阮本增

初無父母後交讓國。

盧本母下有也字戴校本作初因父命交讓其國今案無當是因母當是命

行爲表綴於天下。

各本表譌裴本作表盧戴校本阮本同

以歿其身。

各本歿作役戴氏文集曰役當作歿前立事篇可據證聚珍本從方本改歿汪本阮本同

凡四百八十字

孔校凡四百七十九字今校定凡五百二十字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及郊問禁請命

阮曰及郊以下盧注六字各本皆以為正文惟戴庶常改為注孔本從之元案此雖無據而其迹之顯甚顯自曾子曰天下有道以下皆語語相偶無散亂之句故知不通患七字正與不犯禁七字相對待以成文此中斷不致

屬入及郊

六字也

不避患而出危邑

各本作不通患而出危邑蔡本盧本阮本作不通患而出危邑阮云通共也猶交同也邑之有危難者不與交同共其難而出於其間故曾子避越寇今案通字是不宜改避阮氏通共也之訓最的而說出字之義則非此言君

子不共患而避出危邑正與盧注師敗不苟免也之義相合不可

以避越寇之事相礙也王念孫謂適當為過字亦非今從盧本

嚮爾寇盜則吾與慮

戴校本與上增不字今不從

國有道則突若入焉

戴校本突改鳩今案說文突不順忽出也則突無入義況注明引詩鳩彼晨鳳則正文為鳩字無疑突字涉下句譌今從孔注說

國無道則突若出焉

戴校本改突亦為鳩今不從

夫有世義者哉

王念孫曰此句疑今玩文義有世當為世有誤倒此是問辭承上義字而問言世有行義之人哉故下文以曰字答之仁恭慎正直弗違諸人皆未能合乎義故又用是故接之以見君子避亂遠害之為義也阮注夫有世言有此亂

世也文不成義王引

之哉讀為哉皆非

義宜。戴校本宜下增也字今不從

仁者殆。仁者殆上各本有曰字孔從戴本刪之非是曰字是答上句問辭王引之謂曰字是望文或是上注文宜下有也字而譌為大曰字皆不得其解而臆為之說今增曰字

聚橡粟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生字當在食之上誤倒

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盧戴校本阮本亦改武為式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二人事部引正作式昔下無者字

凡二百二十八字補 今校定凡二百二十九字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元抑首。阮注云抑首當如說苑作抱首。字形相近之訛今案抱字是

曾華抱足。阮注云華當如檀弓作申說苑敬慎篇亦作曾華漢書王吉傳王駿曰子非華元蓋漢人皆以為曾華惟檀弓曰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作申字困學紀聞曰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四之為曾申無疑據此則孟子趙岐注以

曾四為曾子之孫亦誤也

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日本國羣書治要作君子之務蓋有矣。戴校本汪本阮本俱改盡為蓋今從之。

鷹鷂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羣書治要鷂作隼。卑作庫。無曾字。荀子曾作增。說苑作層。御覽九百二十六引曾子鷂作鷂。山上多太字。曾作增。阮本鷂改隼。戴本曾改增。今案隼正字。鷂俗字。曾增層皆通字。

魚鼈龍鼉以淵為淺而蹶穴其中。羣書治要淵作川。蹶作窟。王念孫曰。孔注蹶窟也。古無訓蹶為窟者。且蹶穴與曾巢對文。則蹶非窟也。余謂蹶者穿也。廣雅曰。蹶穿也。隱元年闕地及泉。吳語曰。闕為深溝。章注闕穿也。

歎幽險並通。說苑敬慎篇。潛夫論貴忠篇。並作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王引之曰。蹶讀為蹶。通也。逸周書靈有蚤而不敢以蹶。蹶與蹶同。荀子作堀。堀即堀尤可證之。今從王讀。

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羣書治要無之字。阮本無其字。今皆不從。

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也。盧本作求生之厚。孫志祖曰。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二句全用老子。丁杰曰。抱朴子知止篇。生生之厚。殺我生矣。

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羣書治要無以作毋。以自曾子疾病至此。荀子法行篇。作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龍鼉。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鷹鷂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說苑敬慎篇。作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說叢篇。引曾子曰。鷹鷂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鼈鼉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其上也。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說苑敬慎篇。作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說叢篇。引曾子曰。鷹鷂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鼈鼉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說苑建本篇作親戚不說無務外交。比近不說無務修遠。羣書治要來今案求當爲來形近致謫。

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各本作思其不復者。羣書治要有可字與大典同。戴校本阮本皆增。

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羣書治要弟作悌。爲孝爲弟下有乎字。阮本據增。今不從。

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戴校云此十一字劉本作注文。他本皆誤入正文。盧本阮本據正。今案察本此十一字亦作注文。

謂之有聞矣。羣書治要突作也。

行其所聞則廣大矣。漢書董仲舒傳引曾子作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在加之志而已矣。羣書治要無在字。董仲舒傳在下有乎字。志作意。無矣字。阮本作意。

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

化矣。肆各本皆作次。阮曰家語六本篇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此王肅妄改曾子書以爲孔子對曾子之言。不可從。貸乎如入鮑魚之次。羣書治要作賦乎如入魚次之室。

戴本據大典改貸為賦。馬總意林作戲。文選注引作臭。皆誤。蓋古本作職字。貸賦戲皆形近之譌。考工記弓人注。機讀為脂膏臙敗之臙。釋文引呂忱云。臙膏敗也。臙與職音義亦同。若王顧之改為臙。而妄改以示異耳。芷卽蒞。古今字。家語改蒞為芝。關按。芝為神草。與芷不同。尤失古義矣。王念孫曰。貸賦戲皆職字之譌。廣雅。苾香也。職。臭也。故曰苾乎。如入蘭茝之室。職乎。如入鮑魚之次。釋名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職也。黏膩如脂之職也。今本職亦譌為賦。又次字。孔注從永樂大典作隸。以文選辨命論所引為證。今案次卽隸也。不必改為隸。周官廩人掌斂市次布。鄭司農云。次布。列隸之稅布。文選注作隸者。後人依家語改之耳。今案太平御覽四百六人事部引兩不聞下。有其芳其臭四字。藝文類聚二十一人部引不聞下。亦有其香二字。當是所據有異。玩文義言苾乎。職乎。則香臭之意已賅。不必重言之。且句法更古。今從王本貸改職。肆仍作次字。

經鮑魚肆。戴校本肆上增之字。

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太平御覽引無所字。

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戴氏文集曰。長。竹丈切。謂己身之長。故曰不自知。汪校本與戴同。阮本讀長為平。云。日行出赤道北。不覺其長。漢書董仲舒傳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

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知也。董以火對日為言。則此正文言日晷之長無疑。今

案阮說是。如長日加益。如履薄冰。亦儻文。孔不改注中日字。蓋不從戴說也。

如日之長。戴氏文集曰。注云。如日之長。袁本無日字。空此一格。當作如身之長。汪本同。今不從。

盛而不衰者矣。闕本無盛字。

如食疾子者矣。各本皆無者字。孔從戴校增。

欲人之受。盧本作敬人之愛。云元本敬人之愛。一本愛作交。疑當作欲人之受。戴孔改之。蓋從盧說。汪本同。

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王念孫曰：與來二字疑。丁杰曰：盧注云：謂擇善而改。非也。似本文來字爲采字之譌。故盧以擇訓之。今案來當爲求字之誤。阮曰：王暉本此。後尙有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

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三十八字。乃據說苑敬慎篇續入。非大戴曾子十篇中文也。

凡三百八十五字。補今校定字數同。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此以敢問也。戴校本作以此。云從水樂大典本。劉台拱曰：此字屬下句。衛將軍文子篇。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阮曰：大戴禮屢有此以文法。四代篇。虞戴德篇。皆見之。戴改以此。非也。

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各本此注皆在地之所生下首下。孔氏獨移於此。今案人首圓足方。是此處注文。因繫之天地。是此下正文。盧注因謂天地爲方圓也。正承正文因字而言。因繫之天地者。言上首之謂圓。下首之

謂方人因以方圓之名屬之天地。正盧注所謂因謂天地為方圓也。其實地體亦圓。故下文用如誠接之文意。正相應。戴校本不得其解。刪去因字。則又誤中之誤矣。今以意更定。

地諦也。盧本諦譌諦

方曰幽而圓曰明。阮本刪而字。云文選盧子諒時興詩注。太平御覽卷二引此皆無而字。是唐宋舊本為可據。汪本同。今據刪。

外景者陽道施也。戴校本施上增吐字。是吐施也。含藏也。皆解正文之字據增。

而金水內景。汪本刪而字。

是以陽施而陰化也。自天道曰圓至此。淮南子天文訓變此文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

施賦也。化體生。各本作施施也。戴氏文集曰。施施也。當為施賦也。周禮內宰注云。施猶賦也。是其義。聚珍本改賦。孔蓋從戴校。此注各本皆在。而含氣者化下。

魂魄陰陽之精。蔡本。盧本。戴本。魄下有者字。

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汪本所下增由字。王念孫曰。所下有由字。下文曰。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正與此相應。今據增。